

蔡骏  
作品

# 生死河

在一片死灰之中，走过两个孩子  
一个鲜红，一个淡绿

## THE MEMORY: A

蔡骏最令人激动的作品，  
中国社会派悬疑文学杰作

“大时代”里的“小命运”，  
是社会性谋杀，还是人性深处的悲剧？！

即使对世界感到绝望，所有人都抛弃了你，但还是要活着！  
因为，最爱你的人说：你必须等待我长大！

我想把这本书送给一位大师，他叫松本清张，自《谋杀似水年华》以来，  
我所有的作品，都是在向他致敬，包括《生死河》。

——蔡骏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A Child with  
Past Life Memory :  
a Novel

# 生死河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死河 / 蔡骏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3.6  
ISBN 978-7-5502-1547-4

I. ①生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09266号

生死河

作 者: 蔡 骏  
特约监制: 柳 易 梁睿乔  
产品经理: 布 狄  
责任编辑: 王 巍  
特约编辑: 姬庆祥  
装帧设计: 韩 捷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 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  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384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20.5印张  
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547-4  
定价: 35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00

申 明：小说核心人物，南明高中语文老师，死于魔女区

司 望：小说主人公，曾为谷秋莎养子

欧阳小枝：高中时代为申明的学生，后为司望的高中语文老师

何 清 影：司望的母亲

叶 萧：警官，接替黄海调查申明遇害等案件

路 中 岳：申明高中同学，谷秋莎丈夫

谷 秋 莎：申明生前女友，谷长龙之女，曾为司望养母

谷 长 龙：谷秋莎父亲，曾为大学校长

黄 海：警官，负责调查柳曼、申明遇害等案件

马 力：高中时代为申明的学生，与柳曼、欧阳小枝是同学

张 鸣 松：南明高中数学老师，司望的高中班主任

柳 曼：申明的学生，被人发现死于学校图书馆屋顶上

申 援 朝：申明的亲生父亲，检察官

申 敏：申援朝之女，申明同父异母妹妹，申明死后出生

尹 玉：司望唯一的朋友

# 介 绍 人 物

---

▶ 第一部

---

## 黄泉路 / 001

词典里说死亡是相对于生命体存在的一种生命现象，即维持一个生物存活的所有生物学功能的永久终止。导致死亡的现象有：衰老、被捕食、营养不良、疾病、自杀、被杀以及意外事故，或者受伤。所有已知的生物都不可避免要经历死亡。

人死以后的物质遗骸，通常被称为尸体。

---

▶ 第二部

---

## 忘川水 / 031

1995年6月19日，深夜十点，当谷秋莎与爸爸一起在苍山洱海间欣赏月光，申明正在电闪雷鸣中的地下死去。

谁杀了申明？

九年来，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心底，即便早就嫁作他人之妇，却终究无法忘记。

忽然，谷秋莎很想再见到那个叫司望的男孩。

---

▶ 第三部

---

## 奈何桥 / 095

“人类是有灵魂的，灵魂与呼吸之间，有种若即若离的关系。”比如，当我们睡眠时，就是灵魂与肉体的短暂分开，死亡则是永久的别离。动物或者植物，同样也存在灵魂。灵魂，可以从一个生命转移到另一个生命。

---

▶ 第四部

---

孟婆汤 / 163

夜色苍茫，南明路早已不复往昔。司望一句话都没说，连天飞雪不断地扑上眼睛，渐渐地模糊了视线，幸好还有路灯亮着，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白色雪地上。

经过通往魔女区的小径，夹在两个建造中的楼盘之间，蜿蜒曲折到废弃厂房的角落。欧阳小枝停下脚步，几乎能望见残留的烟囱。忽然，再也无法向内走哪怕一步。

---

▶ 第五部

---

未亡人 / 227

申敏十八岁了，像春天的油菜花田般惹人怜爱。天空飘着小雨，爸爸带她刚给妈妈扫完墓，捧着纸钱与鲜花，来到郊外另一座公墓，这里埋葬着她从未谋面的哥哥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墓碑前蹲着一个男人的背影，正在烧着纸钱与锡箔，雨水与火焰化作烟雾缭绕左右。

目



录

如果 我死了

请悄悄地将我忘了

寂寞的时候

就在我喜欢的油菜花田中为我哭泣吧

如果 有无法入眠的夜晚

在黑暗的海边

请从窗户轻轻地呼喊我吧

让我的名字 乘风而去

如果 被雨敲打的

杏花散落一地的话

离乡背井的我

将竖起衣领 漫步在雨中

如果 点燃火柴的话

哀伤便会涌现

这样爱哭的我的脆弱的泪水

思念 究竟是什么

——森田童子《如果我死了》

# 黄 泉 路

▼ 第一部



---

我所能看见的妇女  
水中的妇女  
请在麦地之中  
清理好我的骨头  
如一束芦花的骨头  
把它装在琴箱里带回

我所能看见的  
洁净的妇女，河流  
上的妇女  
请把手伸到麦地之中

当我没有希望  
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  
请整理好我那凌乱的骨头  
放入那暗红色的小木柜。带回它  
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

——海子《莫扎特在〈安魂曲〉中说》

---



## 第一章

1995年6月19日，我死了。

词典里说死亡是相对于生命体存在的一种生命现象，即维持一个生物存活的所有生物学功能的永久终止。导致死亡的现象有：衰老、被捕食、营养不良、疾病、自杀、被杀以及意外事故，或者受伤。所有已知的生物都不可避免要经历死亡。

人死以后的物质遗骸，通常被称为尸体。

科学家说每个人在死亡瞬间，都可能有过濒死体验，比如穿越一条散发着白光的隧道，感觉灵魂飘浮到天花板，俯瞰躺在床上自己的尸体，或者看到这辈子死去的亲人，以及生命中所有的细节一一回放？

乃至见到基督、佛祖、大仙、哆啦A梦……

至于——死后的世界是什么？

电冰箱的冷藏室般冰冷？微波炉的高火挡般炽热？还是星球大战里的外星般荒漠？抑或阿凡提口中的天国花园？

当我还住在地下室，向老爷爷要过一套白话本的《聊斋志异》，我对那些故事深信不疑——死后可转世投胎重新做人，大奸大恶之徒则要在十八层地狱中遭受各种酷刑，悲惨的冤魂不散就只能沦为聂小倩了……上中学以后，政治课上学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，才让我确信所谓的转世轮回，全属鬼扯淡的无稽之谈。

我们死后，就什么都没有了——真的是这样吗？

十六岁，有次在操场上疯玩，一块玻璃从天而降，在我跟前砸得粉碎，几片碎玻璃扎进腿里。如果再快一秒钟，或者玻璃偏几厘米，就会在我脑袋上敲个大洞，要么当场一命呜呼，要么变成植物人。虽然只是轻微外伤，我却莫名其妙地上吐下泻，躺在医

院里大病一场，每夜被各种噩梦惊醒，不是遭人用刀割断喉咙，就是过马路时被卡车撞飞，或是从楼顶失足坠落……

我是多么惧怕死亡啊，你也是。

1995年6月19日，星期一，深夜十点。

我死于谋杀。

## 第二章

我相信，死亡是有预兆的。

被杀害前的两个星期，死亡如同熟透了的红苹果，接二连三扑到牛顿面前……

1995年6月5日，星期一，清晨六点，我被窗外的尖叫声惊醒。

以为那是噩梦里的声音，好几年没再来过了，挣扎着要爬起来，但无能为力，仿佛有人重重压在身上——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经验，据说这就是“鬼压床”。

他又来了。我看到一张脸，暗黑中模糊的脸，安在强壮男人的躯干上。像小时候那样，我想尖叫，却发不出声音，似乎被掐紧脖子。

窗外又传来第二声、第三声、第N声尖叫，从凄厉的女声变成粗野的男声……

这些撕心裂肺的叫声救了我的命。

晨光熹微，噩梦中的那团脸消失，只剩下床头贴着的海报，马拉多纳正捧起大力神杯，他是我少年时代唯一的偶像。

这是寄宿制南明高级中学，从四楼窗户向外眺望，学校图书馆的屋顶上，躺着一个白衣女生。

虽有百米之遥，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——柳曼，身体扭曲得不成样子，一动不动地僵硬在屋顶上，黑色长发如瀑布般铺在红色瓦楞间，我想起看过无数遍的《红与黑》。

她死了。

柳曼是高三（2）班的学生，而我是她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

我叫申明——申明的申，申明的明。

三年前，我刚从中文系本科毕业，分配到南明高级中学做老师，这是我最熟悉的学校。

我只穿起一条长裤，披上衬衫冲出寝室。整栋楼响彻男生们的喧哗，大多第一次看到同学死于非命。我连滚带爬地摔倒在楼梯拐角，又疯狂地爬起来，没感到额头正在流血。

学校大操场颇为宽广，中间是片标准足球场，外面有圈田径跑道，再往后是一大片开满鲜艳花朵的夹竹桃林，反正在这荒郊野外有的是空地。

十年前，就在这片跑道上，我获得过校运动会的男子百米冠军。

我裸露着胸膛，撒开双腿全力冲刺，时间一下子停滞，仿佛在我与图书馆之间，隔着一道深不见底的河流。背后就是女生宿舍，尖叫与哭喊声此起彼伏，少女们都趴在窗口，焦点却已从屋顶的女尸，转移到我飞速穿过操场的背影上。

1分20秒，从寝室到图书馆。

南明高中的校舍比较新，唯独图书馆的两层小楼例外——不知多少年前就在这儿了，还有中国传统的歇山顶，屋脊上开了个小阁楼，谁都没上去过。这扇神秘的阁楼窗户，半夜偶尔会亮起微弱灯光，成为学校一大灵异传说胜地。

来到充满纸页与油墨味的二楼，整栋图书馆都空无一人，除了屋顶上的死人。

再爬一层楼梯，小阁楼的木门从外面用插销锁上了。我拨下插销推开门，迎面是一间幽暗屋子，窄窗射来刺眼的亮光，堆满各种老书，灰尘呛得人咳嗽，伴着一股奇怪的味道。

窗户是敞开的。

风吹乱了头发，我毫不犹豫地翻出窗户——图书馆楼顶，瓦片与几蓬青草在脚下，横卧白衣黑发的少女。

跌跌撞撞摸过去，脚底一滑几乎摔倒，远远听到女生宿舍一片惊呼，有块瓦片应声坠落，在楼下粉身碎骨。

我看清了柳曼的脸，南明高级中学最漂亮的女生，也是流言蜚语最多的女生，其中最为不堪入耳的八卦——与我有关。

从她僵硬扭曲的表情可以看出，她死得非常痛苦，双眼瞪大了面对天空，最终时刻看的是月亮还是流星？

抑或凶手的脸？

为何我认定这是一场谋杀？

不过，她死去的姿态很漂亮。

像一朵被摘下来的玫瑰，正以独特的姿态渐渐枯萎。

我惧怕死亡，但不惧怕死人，小心翼翼俯下身，触向柳曼的脖子。女生宿舍的尖叫

声越发惶恐凄惨，不知我在她们心中的形象，是变得更男人还是更可怕？

摸到了——只有死人的皮肤，才会如此冰凉，还有一种特有的僵硬。

尽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，我还是滑倒在瓦片上，蹬着脚仰天挪后几寸，指尖触电一般，仿佛再过片刻就要腐烂。

我已代替医生开出了柳曼的死亡通知单。

忽然，眼角有两滴眼泪滑落，这是作为一名高中老师，尤其是死去女生的班主任老师，最为合情合理的泪水。

我与柳曼并排躺在图书馆的屋顶上，就像两具尸体。我看不到星星与月亮，只有清晨阴暗的天空，似乎飘浮着死者的灵魂。透过大操场上浑浊阴惨的空气，女生寝室的某个窗口，她正藏在一堆女生的缝隙间，异常冷静地望着我。

### 第三章

“这是一场谋杀。”

说话的男人三十出头，穿着深色警服，面色黝黑冷峻，自始至终没有表情，声音异常沉闷。

“有……有没有凶手的线索？”

该死！怎么一下子结巴了？手指下意识地摩擦衣角，二楼的教师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人。外面走廊不时有学生经过，挤在窗前看热闹，全被教导主任轰走了。

六小时前，学校图书馆的屋顶上，我确认高三（2）班的女生柳曼死了，我是她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

“我叫黄海，是负责本案的警官。”

“没想到我带的毕业班会发生这种事，再过一个月就要高考了，这下真是……我和校长刚接待了柳曼的爸爸，虽然不断道歉，我还是被打了一记耳光，但我不会记恨的。”

我摸着通红的脸颊，想把目光拉向地面，黄海警官的双眼却如磁铁，令人无处藏身。

“申老师，有人反映——昨天晚上自习后，你和柳曼两个人，单独在教室里聊天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他的语速缓慢有力，像数百吨重的打桩机，将我碾得粉身碎骨。

“是。”

“为什么不早点说？”

“我——”

果然，我成了杀人嫌疑对象。

“别紧张，把情况说明就可以。”

“昨晚，我正好路过那间教室，是柳曼把我拖住说话的。她问我语文模拟考卷里的难题，比如曹操的《短歌行》‘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’这两句的典故出处。”

这是警方的审讯吗？我出丑到了极点，双腿夹紧，居然有要小便的冲动。

“哦，就这些吗？”

“都是文言文方面的，她问柳永《雨霖铃》‘都门帐饮无绪，留恋处，兰舟催发’的兰舟与李清照笔下的‘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’是否是同一种船？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黄海警官冷静地等待补充，这可怕的耐心，让我想起柳曼死亡的姿态：“还有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‘钿头云篦击节碎，血色罗裙翻酒污’这句中的‘钿头云篦’具体何解？好像就这三个问题，我解答后就离开了。”

其实，我脑中浮现的是“血色罗裙翻酒污”。

“申老师，你对柳曼的印象是怎么样的？”

“这个学生性格有些怪异，喜欢到处打听事情，学校里几乎没有她不知道的秘密，因此也有些同学讨厌她。像她这么漂亮的女生，自然能引起男生的兴趣，不过至今还没有早恋的迹象。她的胆量比许多男生都大，恐怕也只有她敢半夜一个人跑到图书馆的小阁楼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是半夜一个人过去的？”

“哦？还有凶手呢！”虽然我没有杀人，可在警察耳中，我的每句话里都有破绽，“你的意思是——除了凶手与被害人，现场可能还有第三个人？”

黄海警官平静地摇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来跟你推理案情的。”

“柳曼看起来开朗活泼，实际是个内心孤僻的孩子。大概是单亲家庭，跟着爸爸长大，缺乏母爱的缘故。她的成绩不好，读书易分心，在外面社会关系复杂。我们南明高中是全市的重点寄宿制学校，给不少名牌大学输送过尖子生，但柳曼能不能考上大学都是个问号，我作为她的班主任很头疼，经常在晚上帮她补课。”

“非常抱歉，我想问的是——”

“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”我一拳重重砸在玻璃台板上，“可恶！最近两个星期，学校里流传着无耻的谣言，竟说我跟柳曼之间存在某种暧昧关系，这是对我的人格与师德的最大侮辱，无中生有的血口喷人！”

“申老师，关于这件事，我与校长以及几位老师都聊过了，这个谣言没有任何证据，只在学生中间流传，我相信你是清白的。”黄海警官忍不住点起一根香烟，猛抽两口，“对了，听说你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？”

“是，我的高中三年就在此度过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太熟悉了，没想到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回了母校任教，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，我觉得非常幸运。”

说到这种恶心的官话套话，我可是出口成章，无须经过大脑思考。

“一草一木？”黄海皱起眉头。

我摸不着头脑：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没有，申老师，您才二十五岁，觉悟就那么高，真让人敬佩啊。”他的脸上满是蓝色的烟雾，让人看不清眼睛，“听说您很快就要离开南明高中了？”

“真舍不得啊！我才当了三年高中老师，这是我带的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毕业班，等到高考结束后的七月，我就会上调到市教育局团委。”

“那么恭喜您了。”

“我还是喜欢当老师，大概很难适应机关办公室的工作吧。”

他毫无表情地点头，迅速掐灭吸到一半的烟头：“我先走了！这几天你不会出远门吧？”

“是，我一直住在学校的宿舍，下个月就要高考了，哪能离开学生们呢？”

“随时保持联系，再见！”

黄海警官风一般走出房间，我看到窗外走廊里教导主任的脸，他却避开我的目光，跟在警察身后离开了。

我对警察说谎了。

柳曼虽然喜欢朦胧诗，却对古典诗词知之甚少，怎会问出“钿头云篦击节碎”？

昨晚，她在自习教室对我说：“申老师，我已经知道了她的秘密。”

难道与死亡诗社有关？

我的心头狂跳，想要快点逃出去，免得被人看到徒增麻烦，这女生已够让我倒霉了，真希望她今晚就从世上消失。

五分钟后，她说出了大部分死人才知道的事，我想用“女巫”两个字来形容并不为过。

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头顶的日光灯管不停摇晃，将两个人影投在地上，即便教室里一丝风都没有。

她靠在黑板上说：“就在这所学校里，我知道所有人的秘密。”

这才是昨晚真实的对话。

但是，我没杀人。

1995年6月5日，中午十二点。所有人都去食堂了，唯独我孤零零地坐在办公室，早上刚触摸过尸体，怎有胃口吃得下饭？

下午，我上了一节语文课，批改前几天收上来的测试卷子。教室中间空了个座位，不知谁放了一朵夹竹桃花在课桌上。学生们不时抬头盯着我，交头接耳。我的语气虚弱，始终不敢提到柳曼，仿佛今天死去的女生从没来过我们班上。

最后一节课，匆忙低头走出教室，走廊里挤满围观的人，就像我的脸上贴着“杀人犯”三个字。

多功能楼底下，我们班的几个男生正凑着说话，看到我立即散开。只有马力留了下来，他是班里功课最好，也是我最喜欢的学生。

“你们在说柳曼？”

“申老师，您不知道吗？”

马力的个子修长，长得像吴奇隆，却留着郭富城的发型，整天一脸忧郁的样子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柳曼是被人毒死的！”

“我猜也是嘛，早上我检查她的尸体时，没发现有什么外伤。”

“学校里都传遍了，上午警察在现场勘察，认定柳曼是通过图书馆的阁楼窗户，才爬到屋顶上去的。阁楼房门被人从外面锁上，受害者在里面打不开，中毒后也无法逃出。地板上发现了一些液体残迹，警方收集证据走后，我们的化学老师私自进去做了化验，你知道他是个大嘴巴。”

“告诉我化验结果。”

“在水迹中发现大量夹竹桃苷的成分。”

“夹竹桃苷？”

其实，我全明白了，却在马力的面前装糊涂。

“化学老师在上课时说过，夹竹桃苷可从夹竹桃中提取，生物体内如果有0.5毫克纯的夹竹桃苷足以致命！因此，他叫我们不要靠近那些夹竹桃。”

学校操场两侧长满了夹竹桃，每年期末考试，都会开得鲜红灿烂，而红色夹竹桃正是毒性最烈的一种。

“不要随便乱传这些话，警方验尸报告出来前，谁都不晓得柳曼的真实死因是什么！”我拍了拍马力的肩膀，贴着他的耳朵说，“人言可畏！你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“老师，我想柳曼不会无缘无故去闹鬼的图书馆小阁楼，一定是有人把她约到那里去的，你说约她去的那个人是谁呢？”

他瞪着一双清澈到让人心悸的眼睛，我后退两步：“连你也不相信我了？”

“对不起，可是同学们都在说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

我飞快地从马力面前跑开，看着郁郁葱葱的夹竹桃，绿色枝叶间无数火红的花朵，让人有种莫名的恶心。

忽然，我明白了黄海警官为何要重复一遍我所说的“一草一木”。

## 第四章

1995年6月5日，黑夜。

男生宿舍楼的四层，走廊最深处的19号寝室，隔壁是堆满杂物的储藏室。未婚妻谷秋莎只来过两次，说我住的地方连狗窝都不如，发誓要让我有一个最宽敞舒适的家。

一个月后，我和她就要结婚了。

婚礼时间定在高考结束后，也是我调离南明高中，正式到市教育局上班之前。而我俩领取结婚证的时间，已定在两周后的6月19日。

我刚跟未婚妻通了一个电话，还不敢告诉她今天的事，只说我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但很快就会过去的。

手表走到了十点钟，这是谷秋莎的爸爸送给我的，还是在香港买的瑞士名表，一度引起教师办公室的轰动。我本来都舍不得拿出来，生怕把光亮的表面磨损了，还是秋莎强迫我必须每天都要戴。

坐在写字台跟前，我来不及摘下手表，痴痴看着表面的玻璃，映出自己疲惫不堪的